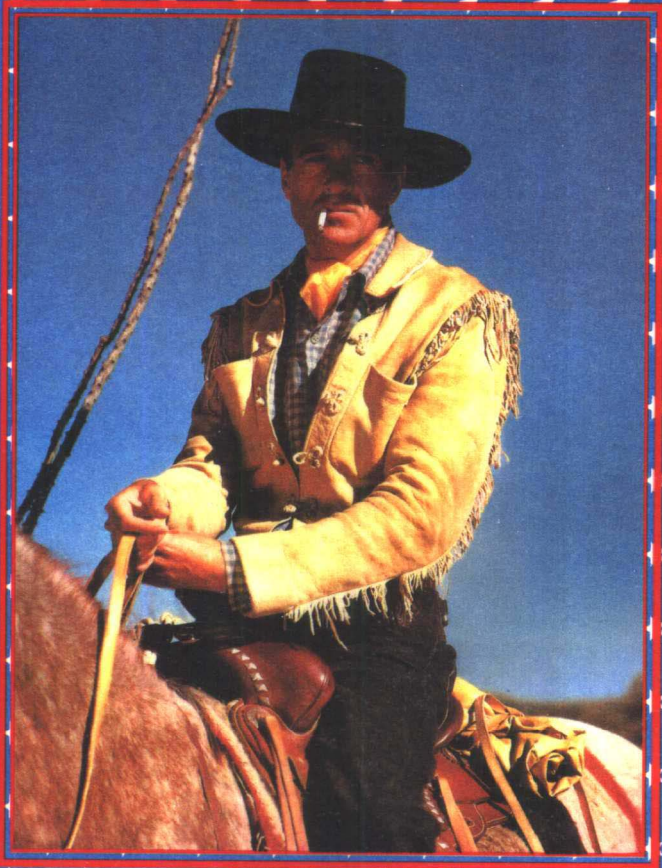


原野奇侠

〔美〕 杰克·谢富 著

姚新学 张学文 译



北京出版社

侠 奇 野 原

〔美〕 杰克·谢富 著

姚新学 张学文 译



南海出版公司

1990·海南

原野奇侠

作 者 [美] 杰克·谢富

译 者 姚新学 张学文

责任编辑 郝向群

装帧设计 林 啸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25 印张 85 千字

1990 年 7 月第 1 版 199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80570—058—3/I·25

定价 2.60 元

1889年夏天，他骑马来到我们这个峡谷。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身高刚刚超过父亲那部旧流动炊事车的后挡板。我坐在我家小畜栏的栏杆上，沐浴在落日余晖之中。突然，从远方空旷的平原蜿蜒伸入峡谷的那条小路上，我隐约发现了他。

怀俄明州晴空万里，一碧如洗，尽管他还在几公里之外，我仍然看得十分清楚。他没有任何奇异之处，只不过是沿着通往我们木屋小镇的路而来的一名浪迹天涯的骑士而已。这时，我看见两个与他缓缓擦身而过的牛仔勒住马缰，回头以一种奇特而紧张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他镇定自若，毫不理会，策马穿过小镇，来到离我家不远的岔路口。一条路往左拐，跨过河流，一直通到卢克·弗莱彻辽阔的大牧场；另一条路沿河的右岸伸向远方。在那儿，我们这些获得土地的定居移民，沿着峡谷用短木桩把土地连成了一片。他在那里犹豫了一下，做

出选择后，便径直朝我们这边走来。

他走近我时，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装束打扮。他下身穿着一条黑哔叽裤，裤腿塞在长统靴里。腰间扎着一条宽皮带，靴子和皮带都是用刻有复杂图案的黑色软革做的。一件与裤子颜色和质料相同的外套，叠得整整齐齐，绑在马鞍上。他上身穿的衬衣呈深褐色，是细纺的亚麻布。脖子上随意系着一条丝质黑围巾。他的帽子不是众所周知的斯特森帽，也不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灰色或泥色鞣料帽，而是一种质地柔软的纯黑色的帽子，与我见过的任何一种帽子都不同。宽宽的帽檐向下拳曲着，遮住了脸庞。

这些穿戴经过长途跋涉，已是斑痕累累，破旧不堪，再也见不到它崭新时的面目了，唯独衬衣上的几处补丁，还显得比较整洁。尽管如此，他仍然显示出一种爽健的神采和潇洒的风度。这种神采风度，使我感到是我有限的生活经历中从没见过，也从没听说过的。

这人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使我暂时忘记了他的装扮。他中等稍高的个头，瘦削的身材，与父亲那宽阔结实的大块头相比，他显得十分单薄脆弱。但即使如此，我也能透过他那黑色身躯的轮廓，看出他的气质；从他那悠闲自得地驾驶疲惫不堪的坐骑的每个动作，看出他有一种隐而不露的力量。

他的脸刮得光光的，面容清癯而刚毅，从高高的前额到结实尖削的下巴都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他的眼睛好象被帽檐挡住了，当他离我更近一点时，我才看清他是因为保持习惯性的警惕而紧锁双眉。眉下的两只眼睛轱辘轱辘转个不停，四处搜寻，直到确信所看见的东西没有异常情况为止。当我发现这一点时，不知怎么的，尽管我当时在温暖的阳光下，也感到一股寒气猛然袭遍全身。

他娴熟而轻松地坐在马鞍上，整个身子懒洋洋地托在马镫里。可在这种漫不经心中流露出明显的紧张感，就如同一只拧紧的弹簧，一口莫测的陷阱。

他在离我不到6米远的地方勒住马，盯了我一眼，然后收回目光，环顾我们的领地。仅从规模与面积上看，我们的领地并不大，但靠着父亲的辛勤经营，还是挺不错的。能关30头牲口的畜栏紧靠界桩。后面被围得严严实实的牧场，差不多占了我们领地的一半。牲口棚不大，但很牢固，我们在旁边还搭了个草料棚，准备将北边长得绿油油的苜蓿收割后，储藏在里面。那年，我们还种了一大片土豆；父亲试种的新玉米，是托人从华盛顿远道弄来的，这些玉米一排排一行行，在一根杂草也没有的地里长势良好。

我们的住房后面，母亲的厨房格外引人注

目。整个住房共有三间屋(其实是两间): 一间大厨房, 我们在家时, 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那儿; 旁边是卧室。我的小屋就搭在厨房的后面。父亲打算在稍有空闲的时候, 再给母亲搭一间她盼望已久的会客室。

我们的房子是木板地, 房前有一个漂亮的门廊。房子还刷了油漆, 白绿相间, 在当地很少见。母亲说, 她让父亲刷的这种颜色, 能使她常常想起新英格兰的老家。更别致的是, 房子加盖了木瓦。我帮父亲劈过那些木瓦, 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象这样整洁考究的房子, 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内腹地中寥若星辰。

他从容镇静地坐在马鞍上, 把这一切都尽收眼底。他的目光从母亲种在门廊阶梯旁的花草上慢慢移开, 转到我们那锃亮的新水泵和旁边的水槽上, 然后又把目光落在我的身上。不知怎么搞的, 我又一次感到突然袭来一股冷飕飕的寒意。不过, 他的语调温和, 说起话来象是个很有素养的人。

“如允许我和马用一下水泵, 我将不胜感激。”

我正想该怎样回答, 却一下噎住了。他从我身边走过去, 我意识到他并不是和我说话。不知什么时候, 父亲出现在我背后, 正靠在畜栏的门上。

“水任你用, 陌生人。”

我和父亲看见他身子一歪便下了马，把马牵到水槽边。他几乎抽了满满一槽水，先让马把鼻子伸进清凉的水中，才拿起长柄勺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

他取下帽子，弹掉上面的尘土，挂在水槽角上，又用手拍去衣服上的灰尘，从马鞍卷上撕下一块布，仔细地擦拭靴子。然后从脖子上取下围巾，挽起袖子，将胳膊伸进水槽里，把水浇到脸上，洗了个痛快。洗完后，他甩甩手，用围巾擦掉脸上的水珠，从衬衣口袋里掏出梳子，把长长的黑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每个动作都是那么熟练、自然。接着，他麻利地放下袖子，系上围巾，取下帽子。

他手拿帽子挥了一圈，便朝房子走过去，弯腰啪地一声折了一支母亲种的矮牵牛花插在帽子上。一眨眼，帽子扣在了头上，帽檐使人难以察觉地迅速拳曲下来。然后，他动作优雅地翻身上马，准备继续上路。

我简直看呆了。据我所知，谁也没有象他那样注重仪表。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先前注意到他的那种超凡脱俗的神采又融入了普通平凡之中了。超凡脱俗而又普通平凡，这就是他特有的风度。他身上的一切都带有饱经磨难痕迹，同时也显示出刚健有力的气质。现在我已不再感到寒气逼人了，而是想象自己戴上帽子，系上皮带，穿上靴子会是什么样子。

他停住马，俯视着我们。他精神焕发，我敢发誓，他眼睛周围的皱纹，看上去就象是天生的微笑。当他看着你时，目光是那样地专注，使你觉得即便是偶然的一瞥，也是全神贯注的。

他温和地道了声：“谢谢”，转过身正待上路，这时，父亲不慌不忙地说道：“别这样匆忙嘛，陌生人。”

父亲的话音刚落，他和坐骑犹如一个整体，同时转过头来，眼睛在帽檐的阴影下闪烁着光芒，死死盯住父亲。我又一次浑身战栗，赶忙抓紧栏杆，以防栽进畜栏里。我们之间立刻出现了一层无形的、冷漠与恐惧的屏障。

我目瞪口呆，父亲和他久久相互打量，用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成人之间秘而不宣的友爱之情掂量对方。这时，温暖的阳光洒满了我们的心头，因为父亲满面笑容，看样子他拿定了主意，正慢吞吞地、一字一句地说：“我说别这样匆忙，陌生人。饭马上就准备好了，你今晚可以在这儿过夜。”

陌生人默默地点了点头，好象他也拿定了主意。“你想得真周到。”他说着，翻身下马，牵马朝我们走来。父亲让到旁边的阶梯上，然后我们三人便一起朝牲口棚走去。

“我叫斯达雷特，”父亲说，“乔·斯达雷特。这小家伙，”他朝我指了指，“叫罗伯特·麦克弗森·斯达雷特。对小孩来说，这名字太

长了，我把它改成鲍勃。”

陌生人又点了点头，说：“叫我希恩吧。”然后冲我问道：“鲍勃，是吗？我从那条路过来时，你看了我老半天了。”

这不是在提问，是在说明事实。“是的……”我结结巴巴地说，“是的，我是看了很久。”

“很好，”他说，“我最喜欢这样。一个善于观察周围的人，将来一定大有出息。”

善于观察的人……这位希恩虽然面容黑瘦严峻，却懂得如何讨小孩子的欢心。一股喜悦之情迅即涌上我的心头。他照料着马，我呢，也忙得不亦乐乎，又是挂马鞍，又是送草料。忙乱中不仅妨碍了他，自己也显得笨手笨脚的。他让我取下缰绳，我站在马身边，它比我开头想象得更高大、更强壮。它温驯地低着头，静静地站着，顺从地让我为它刷掉身上的尘土。只有一次，希恩阻止了我。那是在我伸手去取马鞍卷，准备把它放在一边的时候。我手指刚一碰到它，他就夺了过去，带着决不容许任何人碰一碰的神情，把它放在了一个架子上。

我们三人到家时，母亲正等着我们，桌旁摆了四个座位。“我早从窗户里看见你们了。”她说，走过来与我们的客人握手。她身材苗条，性情爽朗，皮肤白皙，好象炎热的太阳根本就无法把她晒黑似的。她那浓密的浅褐色头发高高盘在头顶，她常说这是为使自己和父亲

的身高接近一些。

“玛瑞安，”父亲叫道，“请来见见希恩先生。”

“晚上好，夫人。”客人说。他拿起她的手，低头吻了一下。母亲退后一步，动作优雅地行了个屈膝礼。这使我感到十分奇怪。她是个高深莫测的女人，我从未见她给谁行过屈膝礼。为讨她的欢心，我和父亲甚至愿意把房子连漆三遍，并且漆得象彩虹那样五彩缤纷。

“晚上好，希恩先生。要是乔不叫你回来，我自己也会来叫的。在这峡谷里，你是吃不到一顿可口饭菜的。”

母亲对自己的烹调技术颇感自豪，她就是这么个人。她常说，这一手是在她老家学会的，在这偏僻荒凉的地方大有用场。只要她准备弄一顿可口的饭菜，即使很麻烦，她也会告诉父亲的。她认为自己很有教养，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好，接着便一声不响，动作麻利地端出香甜可口的饼干。父亲总是一边看着她忙进忙出，一边把饼干吃得精光。然后站起来揉揉眼睛，伸展一下他那庞大的身躯，抬脚出门，去干他那永远也干不完的活儿，无论什么事情，都休想拦住他。

我们坐下来吃晚餐，晚餐真美，看到父亲和客人都吃得很快，母亲的两眼放出异彩。饭后，大家都背靠在椅子上，仿佛久别重逢的朋

友一般，侃侃而谈。我听他们的谈话，老是一个套式：父亲总想打听希恩的真实情况，母亲在旁给他敲边鼓，但他们两人都避免单刀直入式的提问。希恩常常闪烁其辞，半吞半吐。他知道他们的目的，但并不讨厌他们。他性情温和，彬彬有礼，潇洒大方。不过，他说的许多话总是答非所问，不着边际。

他一定在旅途奔劳了很长时间，因为他谈的都是沿途城镇的奇闻轶事，远至齐恩，甚至道吉城，还有我闻所未闻的一些城市。可是，他却闭口不谈自己的情况，他的过去就象我家后面的牧场那样被封得严严实实。父母所能了解的，只是他日复一日地鞍马奔波，没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只不过见识了一下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而已。

饭后，我帮着母亲洗刷碗锅。两个男人坐在门廊上，他们的谈话声穿过敞开的门传了进来。现在客人反客为主，很快就促使父亲谈起他的计划。这绝不是耍了什么花招，父亲争强好辩，只要能找到一个听众，他都会把他的想法喋喋不休地解说一番。这一次他的嗓门特别高。

“是的，希恩。我的那些伙伴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总有一天会看到的。这辽阔的大牧场不会永远保持下去，它正在被步步吞食。大群放牧只对大牧场主有利，而这种经营方式

糟糕透了，牧场资源将会越来越贫乏。用了大量的土地却收效甚微，这种经营方式肯定要被淘汰。”

“哦，”希恩说，“真是有趣极了。这种说法我最近也听到了不少，而且都是从一些相当有头脑的人那儿听来的，也许确实有些道理。”

“上帝做证，这很有道理。听我说，希恩，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好自己的土地，种上足够的庄稼，维持基本生活，再花钱买一小群牛，不是带角的长蹄的都买，而是买点喂来吃肉，用栏杆圈起来科学喂养。我已经这样干了，我养的牲口，比河对岸弗莱彻敞放的牲口平均重130多公斤，肉也鲜嫩得多。不过，我这才刚刚开始。

“不错，他的牧场占了峡谷的大部分地方，看上去辽阔得很，除此以外，他还在别的许多土地上有放牧权。可他又没有那么多牛去放，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搬进来，那些土地也不再属于他了。他的经营方式浪费太大了，用地太多，收获太少。你不会明白，他总认为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一群该死的讨厌鬼。”

“是的，”希恩和颜悦色地说，“在他看来，你们是讨厌鬼。”

“这个，我想你是对的，我不得不承认。如果他还想象过去那样霸占河这边我们背后那个牧场，我们这些人就会对他不客气了。我们

大家把那个牧场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而且截断了流进牧场的河水。自从我们来到这儿后，他对我们的做法，时常嘟嘟囔囔，心怀不满。他担心还会来更多的人，并且在河对岸安家落户，那样一来，他可就要焦头烂额了。”

收拾完碗碟，我慢慢靠近门口，母亲象往常一样拦住我，把我关在屋里睡觉。她离开我的小屋，就到门廊上和他们谈话去了。我想听听他们还说些什么，可是声音太低，听不清。我可能迷糊了一会儿，因为当我惊醒时，父亲和母亲已回到了厨房里。我想这时客人准是到外面牲口棚里睡觉去了。牲口棚里有睡铺，是父亲在今年春天为给我们干了好几个星期活儿的伙计搭的。

“你说奇怪不？”我听见母亲说，“他总不愿谈自己的情况。”

“奇怪？”父亲说，“嗯，是的，是有点奇怪。”

“他浑身上下都令人捉摸不透。”母亲的语气显得有些激动和关注，“我以前从没见过这号人。”

“你当然没见过，在你的家乡是见不到的。他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在我们草原上有时碰得见，我就碰见过一些。坏人毒如蛇蝎，好人爽快通达。”

“你怎么对他那么信任？你看，他甚至连

在哪儿长大的都不愿告诉我们。”

“我想他是生在东部，或者是在南部很远的地方，但他一直飘流在外。”

“我喜欢他。”母亲口气严肃，“他那么可爱，温文尔雅，很有礼貌，与我在这儿见过的许多人都不一样。但他身上总有点什么，在他文雅的风度背后，有点……有点……”她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

“神秘？”父亲启发地说。

“是的，确实神秘莫测，而且不止是神秘，是危险。”

“不错，他确实危险。”父亲沉思一会儿说。接着他轻声笑道：“亲爱的，但对我们却没有危险。事实上，我认为他比来过我们家的任何人都更安全、更可靠。”

2

早上我睡到很晚，起床后，跌跌撞撞走进厨房，发现父亲和客人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母亲烙的一大叠煎饼。她从炉子上抬起头，冲我笑了笑。父亲拍拍我的屁股，算是打招呼。客人从堆满煎饼的盘子旁神情严肃地朝我点点头。

“早上好，鲍勃，你最好快点来吃，要不，我们会把你那份也消灭了。你妈的手艺简直绝了。多吃点这种烤饼，你将来会比你爹长得更高大。”

“烤饼！你听见了吗，乔？”母亲飞跑过去，拨弄着父亲的头发，“你肯定猜对了，他来自田纳西州或者是某个类似的地方。我在这儿从没听人说过烤饼这个词儿。”

客人抬头看着她，“猜得不错，夫人。只差一点儿就猜中了，但是你丈夫提醒了你。我老家在密西西比州，定居在阿肯色州。而我呢？我15岁就离家出走，四处流浪，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吃过真正称得上烤饼的东西。”他双手放

在桌子边，背朝后仰，眼角细小的皱纹显得更加清晰深凹。“就是说，夫人，直到现在才吃到。”

母亲高兴得象个小姑娘，咯咯一笑，说：

“如果我能判别男人，那就更有意思了。”说完，她又飞快地回到了炉子边。

这种欢快热烈，感谢真挚的气氛，在我家是常有的，今天早上更应如此。这时，天空灰暗，凉风阵阵，第二盘煎饼端上来，我还没有开始吃，狂风挟着暴雨便从峡谷那边呼啸而来。

客人已经放碗。他吃了那么多煎饼，不知他是否真的还能吃掉我那份。这时他转身看着窗外，双唇紧闭。他推开桌子正想站起来，母亲的话又使他坐了下来。

“这种天气没法赶路，等一会儿会晴，这雨下不长。我已烧了一壶咖啡。”

父亲吸着烟斗，看着缭绕的烟雾，“玛瑞安说得对，只是没说全。雨是下不长，但肯定会把道路弄得泥泞不堪。这是条新路，还没完全修好，一下雨就积满水，直到水干了才能走。你最好住到明天再说。”

客人低着头，目光直勾勾地盯着空盘子，仿佛那是最值钱的东西。看来他已同意住下来，然而不知为什么，他似乎有些担忧。

“是的，”父亲说，“住下来避雨是聪明的，昨晚你那匹马已筋疲力尽，我要是兽医，马上会让它休息一天，要说它不需要休息一天，那